

上海書畫出版社

承晉齋積聞錄

〔清〕

梁 獻著

洪丕謨 點校

承晉齋積聞錄

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237 號)

蘇州書畫社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苏沙洲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4.75 字數 8 萬

1984 年 4 月第一版 198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9,800

書號: 8172·1053

定價: 0.56 元

出版說明

我國書法藝術，源遠流長。數千年來，書家代不乏人，書作浩如煙海。藝術的發展，必然會興起對藝術理論的研究，而理論研究又促進着藝術的發展。上溯我國書法藝術的歷史長河，可以發現，書法作品與書學理論著述不僅在數量和質量上可等量齊觀，而且在其發展和繁榮的進程中也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這是我國書法藝術寶庫中同樣璀璨的兩顆明珠，而任何輕視實踐或輕視理論的觀點，都是不足取的。

一九七九年，我社出版的《歷代書法論文選》，試圖對歷代書學理論進行一次初步的整理，但吉光片羽，面對帙浩卷繁的書學理論寶庫，畢竟只能勾勒出一個極為簡略的輪廓。爲了繼承和發揚這一豐富的文化遺產，特別是在書法藝術日益普及的今天，及時而系統地整理出版歷代書學著作，已是勢在必行。爲此，我們決定出版這套《中國書學叢書》。

叢書收錄的篇目，着重於歷代存錄的書學專著，對在歷史上影響較大而又與書學關係緊密的金石專著也酌情收錄。爲盡可能保持原著面貌和便於閱讀，叢書均以繁體字直排的點校本刊印。書學專著近幾十年來鮮有重版，由於歷史的原因，歷代善本更屬鳳毛麟

角。在點校時，力求盡可能地採用傳世的較好版本，以同書不同版本互校爲主，在原則上不作本校和他校。對歷史上唯一本或僅刊印一次的版本，則只予標點。點校本均附有校勘記，以便查考。對版本中明顯的錯字、冷僻的古今字、通假字、異體字以及避諱等盡可能逕改作通用字，不再出校。對一時無法找到版本而又確係重要的專著，存目而緩行出版。對書中個別地方有文義不通、不可句讀和明顯脫漏而又無本可據者，暫不作妄改，以俟將來。限於人手和版本查找的困難，叢書暫不按年代次序而擇條件許可者先予出版，在叢書出齊後再按年代編配成函合爲一帙，屆時並另編索引，以便查閱。

對於這套叢書的出版，我們深感經驗不足。期待着專家、讀者和有關部門的熱情扶持，幫助我們搞好這項工作。

編者

梁獻及其《承晉齋積聞錄》光緒抄本（代序）

此次出版的清梁獻《承晉齋積聞錄》（以下簡稱《積聞錄》）的重要版本之一、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荷亭抄本，是安徽省太和縣王之舟同志提供的，係首次問世。這裏，謹敘弁言，以見端緒。

梁獻，字聞山，號松齋，安徽亳州（今安徽亳縣）人。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舉人，生卒年月未見著錄。考其《積聞錄·名人書法論》所云「張司寇（照）《玉虹樓刻》，內多弱筆，中年書也。」司寇平日書，於轉處稍造作，想其作書時手腕必不大快。然其跋吾所藏《聖教序》數十行，則一氣直書，遒緊而流美。」又考同書《執筆論》所云「鴻緒傳張公照，照傳何公國宗，國宗傳金陵梅君鈺。予學書三十歲後，始緣鈺得其傳……及張公總裁某館，梅君贈錄館中，見公作書，狐裘袖拂着几上，張公曰『觀吾袖拂几乎？肘實懸而動也』」。梅君歸告余，余學復十餘年，覺有得。」可知梁獻與張照同時而稍晚，兩人曾謀面，且梁藏碑帖親得張

照題跋。據《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張照生于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年），卒于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可知「張公總裁某館」，至遲不會晚於乾隆十年。而此時梁獻「學書已三十歲」，如按其五歲始學，則其生年當在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又考《積聞錄·雜論》所云「余購《金石錄》數十年不得，乾隆己亥冬遊廣陵，於邵陽秦晉齋處借得……，此數十年未獲之書，一旦有之，至爲樂事。」可知至乾隆己亥梁獻欲購《金石錄》已數十年。所謂數十年者，當至少在四十年。而其欲購《金石錄》之始，年齡似不會小於二十。兩者相加計六十年。按乾隆己亥爲一七七九年，如此逆推，則梁獻生年恰與上述相符。其卒年，據《積聞錄·自書論跋》提及自書《李總鎮德政碑》在「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奉令毀」一語，當在此後，享年至少在七十以上。

據《清史稿》記載，梁獻曾官「四川巴縣」。但在其書作和由他書丹的碑刻中均自署作「湖北巴東知縣」；另據道光五年（一八二五）《亳州誌》，也指爲「湖北巴東知縣」。又據《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作爲縣名，歷史上巴縣向屬四川，而巴東則向屬湖北，並無互屬或合併的情況。這樣看來，《清史稿》的記載是錯誤的。

梁獻是我國清代乾隆年間的重要書家之一，當時與王澐、劉墉、王文治、梁同書等著名書家齊名。梁獻書法的淵源，無論從他的書作還是根據史書記載來看，主要得力于李北海，

並取法晉王羲之和董其昌等明清書家。由於他泛濫諸家又能自出機杼，故他的書法，結構謹嚴，又兼明清帖札的流媚。略晚於梁獻的清代著名金石、書法家鄧石如曾向梁獻請教過書法，並受到他的指點和好評。歷史上有「南北二梁」並稱的說法，「南梁」者，梁同書，「北梁」即指梁獻。梁獻一生，官位不顯，居朝不長。唯於書藝一道，畢生孜孜。尤以晚年，他「絕意仕進，唯肆力於書」（據道光五年《亳州誌》），可見他在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方面是下了極深功夫的。

關於梁獻在書法理論方面的成就，《清史稿》說他「少著述」。查《中國叢書綜錄》等各種主要目錄專書，均唯著錄所作《評書帖》一卷。此外，尚有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由裴景福校訂、安徽官紙印刷局出版的梁著承晉齋積聞錄鉛印本，由於當時印數即少，今已不易目遇。而此書的問世，離開梁獻成書的時間已長達百二、三十年之久。這些事實，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在等級觀念極重的封建社會裏，即使象梁獻這樣有成就的書家，也是不易嶄露頭角的。但是，在人民羣衆中間，特別是在梁獻生活過的安徽廣大土地上，二百餘年來，人們有口皆碑。直到今天，在亳縣、太和、阜陽、渦陽、鳳陽、壽縣一帶依然流傳着「無梁不成家」、「無梁不爲富」的口語。人們把梁獻認作是自己學書的「鄉先生」，爭相收藏他的書作、傳抄他的著述，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險保存這些珍貴的文化財富。這次採用

的《積聞錄》光緒荷亭抄本，就是王之舟同志的曾祖父王朝隆先生親筆手抄同里塾師徐北拱先生的抄本並傳至今日的。王朝隆先生，字啓廷，號荷亭，太和光武人，光緒十一年拔貢。徐北拱先生，字星齋，爲同治十二年拔貢。王、徐兩人皆精國學，酷好書畫，是文字、書畫方面的「通家之好」。關於他們之間的誠篤友誼，在光緒荷亭抄本前記裏亦可略見一斑。在漫長的戰爭年代，王之舟同志和他的祖父、父親曾幾度流離，但這部《積聞錄》抄本一直被他們縫在棉被裏，視作珍寶和生命。解放以後，特別是在「十年浩劫」的嚴峻歲月，之舟同志，這位「家世業儒」的知識份子長年遭受厄運，他珍愛的梁獻書法被當作「四舊」剪成了鞋樣，但這部《積聞錄》抄本却被他機智地糊進泥牆，最後他交給了人民。所有這一切，都有力地說明了，民族文化是植根於人民的土壤的，而梁獻在書法藝苑裏播下的種籽，是早已根深葉茂地扎根在人民心裏的。

這部著作的體例，是以語錄和筆記體爲主。著作既名爲《積聞錄》，則很可能是梁之弟子對其師言論的輯錄。但從書中《自書論跋》等篇的語氣和持論來看，似皆多推戴，語亦精審，估計應是梁本人的論書筆記。鑒於書中偶有前後重複或矛盾一事，則可推知是《錄》成書歷時可能較長，或因作者年久遺忘前言，或因隨着見識的提高而改變初衷所致；此外，也可能係學生筆錄而未經先生過目審核所致。根據這些情況，可以大致肯定，這是一部由

師生共同協作而完成的著作。

在裴印本《積聞錄》序中，披露該書係據梁獻本人手抄底本。但以裴印本與光緒抄本相較，則光緒抄本第九部分《承晉齋積聞錄跋》爲裴印本所無；而《古今法帖論》、《名人法書論》兩篇，除裴印本條目略多於光緒抄本外，其餘內容幾趨一致。在內容編排方面，又以光緒抄本來得合理。又查《評書帖》及上海圖書館藏手抄殘本《積聞錄》，內容亦與裴印本及光緒抄本一致。由此可以確定：一、光緒抄本爲梁著真本無疑；二、以抄本流傳的《積聞錄》當時必定不止一部，而光緒抄本應是略晚於裴印本底本却又是懷胎足月的抄本之一。在這部著作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畢生實踐於書法藝術的一代書家所坦露的藝術見解、甘苦和追求，也可以聽到他對自己、對古今同行們的由衷評判。識者有眼，不作贅述。

《承晉齋積聞錄》新點校本問世了。在這裏，我們要感謝光緒抄本的珍藏者王之舟同志和他的先人們。我想，假如梁獻和先人有知，也會領首微笑的。

編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四稿

《承晉齋積聞錄》裴印本序

聖清右文，天上寶書，婉貞觀而陋淳化。吁，盛矣！館閣鉅公，探源心畫，精研八法，陳雅間、王良常、汪退谷、陳子文、何義門、姜西溟、張得天謂之「國初六家」。論者謂三百年來，書家一脈，在朝而不在野。乾、嘉之際，最煊赫者曰翁、劉、梁、王。而梁有南北之分：「南梁」者，山舟學士，「北梁」即聞山先生也。諸城、山舟、覃谿、夢樓，皆以館閣歷清要，負當時重望。聞山僅以孝廉官知縣，名不掛朝籍，一樵悴老儒耳，而書名與諸城抗，則其自立無所憑藉，不尤難哉！

先生生於吾潁之亳州，敦篤英毅，性嗜學，尤萃力於書。壯歲遍習唐碑，以善李北海書名天下，慕香光楷行，神骨畢肖，人不能辨。以舉人應禮闈，初至京，爲人書屏幃懸廠市，咸親王偶過之，嘆賞移時，曰：「此人必成大名，只是執筆好，入門正耳。」

先生主壽州循理書院最久，完白山人徵時爲人作篆隸鐫印，先生見之曰：「是子筆力橫絕，若得見秦漢古碑，何患不出入冰、斯！」因作書致之金陵梅文穆家，數年而業始成。古今絕藝如精金美玉，世有定價，未有不爲人所識，亦未有不識人者，其光氣然也。

余鄉居時求先生書，殊不易見。後客游南北，得先生卷冊獨盛，其精者臨大令《洛神賦》、《不空和尚碑》大楷。皆生平傑作。《不空碑》見《錄》內，先生尤自譽。予已鐫入《壯陶閣帖》。先生作書每自題，雖寥寥數語，皆能發抒八法蘊奧，心益好之。吾師王雁臣觀察嘗手抄先生碑帖跋語二十餘紙，以示予曰：「此得之譙邑友人處，原迹尙多，不及半也。」光緒戊子七月，侍先大夫宦上海，友人陳石齋自毫來，手是冊曰：「此聞山先生《積聞錄》原稿，他友雖有傳抄，此獨完善。」余受而讀之。時方與仲弟綬從山陽潘漢泉山人學書，廣收漢唐碑搨，宋元後彙帖，凡《積聞錄》中所言，大半皆寓目。及改官度嶺，益購藏法書劇迹，如陸機《平復帖》、虞世南《公主墓志》、懷素草《自序》、顏魯公《贈裴將軍詩》、東坡《黃州寒食帖》、松雪《十札》、小楷《府君阡表》、《洛神賦》、《龍興寺碑》、《錄》內所稱皆搨本，而余竟得其墨迹。又《錄》內張文敏跋宋搨《聖教序》，先生最珍愛者，亦收得之。每自侈眼福而益恨去先生遠，不獲共欣賞也。

甲辰乙巳間，因事繫廣州，諸物蕩然，案頭獨存是《錄》；旋謫西域，攜之出關。戊申放還，已酉八月，將東歸，遍檢不能得，途次恆懷鬱不自釋。庚戌二月至無錫，長夏無事，偶理書帙，竟得之，喜不自持，發願辭在，以廣其傳。年來公私塗炭，興趣索然，迄未如志。去年冬，復攜之來皖，適吾鄉蔣君子攀掌印刷局。一日出視，欣然曰：「付印易易爾。」即舉授

之，並述其得失緣起如此。金人滴淚，露盤震響，河山都非故矣。是《錄》若存若亡，已百餘年，復隨余間溯往還二萬餘里，幾失復得，謂非先生精爽式憑而能若是乎？自董香光後，雖以諸城之聖，揮毫落楮，尙偶以姿媚媚人，惟先生與張文敏不愧書家樸學，讀是《錄》當益信矣。

甲寅七月風泉老人裴景福序，時年六十有一。

《承晉齋積聞錄》光緒抄本前記

余家世業儒，先伯父與先大人學書於懶蠶徐，先生帖摹歐陽率更，所書之《姚公墓志》，字體端整有力，書門聯筆能入紙，透過紙背。余幼時每早飯後，先大人教寫仿一篇，然後再上學。凡字畫起收，親爲指點，遇不合處，把手教之，一切發筆、研墨、染毫之法，詳爲解說。言：「徐先生教寫字，第一執筆要緊。每於學生寫字時，暗從背後掣其筆，以驗其執筆把握緊否。」余後困於時文，字未寫成，見古帖亦不多，然心好之。丁未年在蠶桑學堂，見徐星齋先生所抄亳州梁聞山《積聞錄》一冊，其中論歷代古帖書法甚詳，借閱之，自十月廿五日抄，至廿九日辰刻抄完，彙而訂之，以備覽閱。余今六旬，欲學書晚矣。後人覽此書從事字學，以匡余不逮，是所望也。

荷亭記

承晉齋積聞錄目次

梁獻及其《承晉齋積聞錄》光緒抄本(代序).....	編者	(一)
《承晉齋積聞錄》裴印本序.....	裴景福	(一)
《承晉齋積聞錄》光緒抄本前記.....	荷亭	(四)
古今法帖論.....		(一)
名人書法論.....		(六〇)
自書論跋.....		(九一)
執筆論.....		(一〇三)
學書論.....		(一〇七)
硯論.....		(一一八)
印章論.....		(一二五)
雜論.....		(一二八)
《寶晉齋帖》跋.....		(一三三)
點校後記.....	洪丕謨	(一三四)

古今法帖論

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其文爲：「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十六字，在汲縣北十里比干墓上，碑石殘斷，字畫失真。明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墨林快事》謂「道」、「世」、「之」、「是」、「寶」等字，皆帶有篆隸之筆，其爲後人妄作也無疑，況云「封墓之盤」，則四語更無謂，然其傳甚遠，必漢以來人所爲「」。比干之仁甚偉，封比干之事甚懿，宜其生後世之仰欽而爲之點飾也。余所收《銅盤銘》一紙，乃周室所頒銅盤「」，與《比干銅盤》銘「」異，字數亦多，係後世新出土之物，眞周寶也。 貪看碧海生明月，不覺青山沒晚雲 偶句「」。

漢《魯峻碑》隸書，用筆沉着，不涉離奇，唐隸多本於此，可學者「」也。有碑陰，亦隸，乃當時常人書。又相傳碑爲蔡中郎熹平二年書。

漢《郭有道碑》、《曹全碑》，相傳爲蔡中郎書。

《峴嶽碑》後跋釋文模糊不清，隱隱有「何致」二字者乃原碑。後釋文俱全者，乃翻搨也。

漢《孔羨》、《白石神君》、《上尊號》、魏《受禪》諸碑，險勁遒邁，轉折皆方，鋒棱俱出，開唐人八分之門，亦導歐、李之先路，故知古人生辣橫撐，皆非無本而然也。

皇象《吳大帝碑》，似篆非篆，似隸非隸，其險勁處，《上尊號碑》不能及也。

索靖《出師頌》草書，沉着峭勁，古厚謹嚴，歐書多脫胎於此。又當拖開處，^(六)拖開，當收緊處仍自收緊，不令鬆懈。

索靖《月儀帖》，《汝帖》中有之，甚佳^(七)。

索靖《出師頌》橫平豎直，鉤點挑剔，一絲不走。吾等學書以此爲圭臬，則無失矣。右軍《十七帖》亦此法。

隋《開皇蘭亭》本，余曾^(八)見一翻刻者，筆意蒼圓，頗有可觀。昔人謂是智永書，然其筆意不甚似也。

唐太宗詔供奉官趙模、諸葛貞、湯普澈、馮承素四人臨摹《禊帖》，各有^(九)本頭。昔人謂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澈得其形似，而馮承素於二者兼有之。

《蘭亭》定武本，是唐率更令歐陽詢信本^(一〇)以《蘭亭》真本臨摹，最爲逼真。太宗愛之，

刻石_(一)置禁中，詳見何子楚跋。

《國子監蘭亭》，大約趙模諸人所臨，雖不及歐本而筆力清挺，亦非後人所能及。

《上黨蘭亭》圓秀處有永師、伯施筆意，自是唐人臨本。思翁苦傳會《定武》_(二)，謂_(三)「險勁適媚」，然「勁」儘有之，「險」則未也。又云「加於《穎上》」，此論未公，吾不憑也_(四)，而帖自可寶。《定武》、《穎上》而外，當數此本。跋蕭景雲《上黨蘭亭》本_(五)。

今之《東陽蘭亭》，即當日薛紹彭所損「天」、「湍」、「石」、「流」、「帶」、「右」五字之原石瘦本也；今之「定武肥本」，即當日薛紹彭翻刻唐人之肥本。南渡後爭重《蘭亭》，人因翻之又翻，以至於今者也。「東陽本」古厚圓勁，的是_(六)歐書；「定武肥本」間架雖具，而鬆軟無神，乃世人多以肥本爲真《定武》而_(七)寶重之，不知其爲翻而又翻之假刻也；乃《東陽》爲真《定武》，而世又不之知_(八)，弗爲寶重，其亦葉公好龍，見真者而反却走也_(九)。

《東陽蘭亭》原本明時出土，至明季石缺，中有大斷文數道；刻下假「定武本」有細斷文而無大斷紋_(一〇)，乃從南渡後之贗本翻出者，但翻之又翻，而其真愈失，間架雖具而神骨不存矣。

《東陽蘭亭》中如「永」、「和」、「九」、「歲」、「春」、「初」、「會」、「稽」、「陰」、「咸」、「崇」、「茂」、「盛」、「一」、「觴」、「詠」、「懷」、「視」、「娛」、「信」、「可」、「樂」、「興」、「懷」、「所」、「形」、